

7月5日

退潮後的沉默

作者：陳韋安

經文：約翰福音 6:66

從此，他門徒中有很多退卻了，不再和他同行。

這是一節帶著寒意的經文。約翰用了一個極其微觀的動詞：「退卻」(ἀπῆλθον εἰς τὰ ὀπίσω)，直譯就是「走向後方」。那些曾經為神蹟瘋狂的人，現在因為真理太過沉重，選擇了轉身走向他們原本的平庸。這不只是空間的離開，更是生命的「分道揚鑣」。

「不再和他同行」(οὐκέτι μετ' αὐτοῦ περιεπάτου)——這是一場關於核心價值的清理。耶穌從不打算降低真理的標準來留住群眾。當祂拒絕成為那種「消費式」的彌賽亞時，那些只想追求「麵包紅利」的人就必然會退去。這種退潮是必然的。

這就是信仰的十字路口。我們必須誠實面對：我們留在這裏，是因為想換取生活的好處，還是因為我們認得這位基督？耶穌任由那些人離去，因為祂知道，不蒙恩賜的跟隨，只是一種宗教的假象。今天，當我們看著周遭的人群散去，我們是否依然能在那份沉默中，聽見自己靈魂選擇「繼續向前」的腳步聲？

單單是跟隨。

思想：

1. 如果今天上帝明確告訴你，跟隨祂並不會帶來任何經濟、健康或人際關係的改善，甚至會讓你失去現在的社交圈。請具體寫下，在排除這些「麵包紅利」後，你會繼續留在祂身邊的那個「唯一的理由」是什麼？
2. 觀察你最近的一次「退縮」——那種想躲回平庸日常、逃避真理要求的衝動。那個拉著你要「走向後方」的誘惑，具體是什麼形狀？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7月6日

關鍵一問

作者：陳韋安

經文：約翰福音 6:67

耶穌就對那十二使徒說：「你們也要離開嗎？」

如果我們在現場，我們會感受到一種令人窒息的沉默。剛才那一場集體的「轉身潮」，讓原本擁擠的步道瞬間變得清冷。耶穌沒有去追趕那些離去的背影，祂甚至沒有流露出一絲遺憾。祂只是轉過頭來，對著這群最親近的人，投下了一個毫無防備的質問：「你們也打算跟著去嗎？」

注意這個字：「要」（θέλετε）。耶穌不是在詢問行程，而是在詢問「意志」。耶穌是在說：跟隨我，從來不是一種宗教義務，更不是一種情緒的隨眾。如果我們留下來，僅僅是因為「不好意思走」或「習慣了這種宗教生活」，那麼我們的留下是毫無意義的。耶穌這句話，是在拆穿我們習以為常的跟隨。

我們常常把「留在教會」等同於「跟隨基督」，但這兩者之間其實存在著巨大的張力——這就是信仰。耶穌不需要一群被神蹟「軟禁」的觀眾，祂要我們在看清代價、看見人潮退去後，依然「立志」要與祂同行。耶穌這一問，把我們從安穩的群眾中拉了出來，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獨自去面對這位真實的基督。

單單是我們的意志。

思想：

1. 試著檢視你最近一次「勉強自己」參加宗教活動的時刻。那時你是在履行一項社會契約，還是真的因為你內心那個真實的「想要」在驅動你？如果現在沒有人看著你，你還會出現在這裏嗎？
2. 想像耶穌現在就站在你面前，看著你生活中的疲態，然後問你：「你也想走嗎？」請不要急著給標準答案！先感受一下內心深處那個真實的、想「退後一步」的衝動，並試著告訴祂，那個衝動具體是為了逃避什麼？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7月7日

歸從之辯

作者：陳韋安

經文：約翰福音 6:68

西門·彼得回答他：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們還跟從誰呢？」

彼得的回答不是一種浪漫的告白，而是一種絕望中的清醒。他沒有說「主啊，我們好愛祢」，也沒有說「主啊，祢的話好有道理」。他用了一個極其現實的問句：「我們還歸從誰呢？」這是一種在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後的唯一方向。

彼得認出了這話語的本質：「永生之道」(*ῥήματα ζωῆς αἰωνίου*)。這不是關於死後上天堂的資訊，而是在這破敗、短暫的現實中，唯一能讓生命產生轉化能量的話語。彼得的潛台詞是：外面的世界雖然熱鬧，但那裏沒有生命；宗教的傳統雖然穩固，但那裏沒有靈。除了祢，這世界再沒有第二個地方能開出生命的解藥。

這就是信仰的本質。我們不是因為完全讀懂了耶穌才留下來，而是因為我們在祂的話語中聞到了「生命」的味道。當我們覺得信仰路難走，這世界有太多誘惑時，彼得這句「還跟從誰」應該成為我們的錨。這不是關於「誰更好」的比較，而是關於「哪裏才有生命」的生死抉擇。

別無他法。

思想：

1. 當你處於人生的低谷或信仰的困惑期，你是否曾試圖從「基督以外」的地方（如成就、娛樂，甚至其他宗教哲學）尋找生命的出口？那個出口最終讓你感到更飽足，還是更虛空？
2. 試著寫下今天除了耶穌以外，最能吸引你，甚至讓你覺得「歸從它也不錯」的那個事物。如果把它與「永生之道」並列，它在哪個關鍵點上顯得徹底失效？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7月8日

信與知道

作者：陳韋安

經文：約翰福音 6:69

我們已經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。」

這節經文揭示了信仰中一個極其迷人的次序：「我們已經信了，又知道……。」在世俗的邏輯裏，我們要先「知道」才可能「信」；但在上帝的邏輯裏，人往往是在那份交出主權的「信」之後，才真正「知道」祂是誰。

彼得在這裏代表十二個門徒發出宣告，這宣告是一種「經驗過後的確信」。那個「知道」帶有一種主觀、深入，甚至親密的認識。他們不是在研究神學命題，而是在這一路上的跟隨中，親眼見證了那位「神的聖者」如何穿透黑暗與飢渴。

我們常犯的錯誤，是想先把上帝「研究透徹」，再決定跟隨；但耶穌邀請我們進入這場冒險。信仰不是知識的累積，而是生命的契合。唯有當我們信了，願意把生命押在祂的話語上時，那個關於祂是誰的真實知識才會向我們敞開。我們不需要先成為神學家，我們只需要成為一個跟隨者。

先是信，後是知道。

思想：

1. 你是否正卡在一個「想要證明上帝存在、想要解決所有神學疑難」的死胡同裏，以致你遲遲不敢踏出跟隨這一步？如果把「知道」的負擔放下，先單單信靠祂這句話，你今天的腳步會變得如何？
2. 回顧你信主至今的歷程，哪一個關於上帝的「知識」是你在舒適的課堂上學不到，而是在某次極大的冒險或信心中才「知道」的？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7月9日

選召的奧祕

作者：陳韋安

經文：約翰福音 6:70

耶穌回答他們：「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嗎？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。」

這句話像是一道冷冽的閃電，擊碎了我們對「團契」的浪漫幻想。耶穌親自打破了平靜：「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嗎？」但緊接著的後半句則讓人戰慄：「但有一個是魔鬼」。

這揭露出選召中一個極其深邃且黑暗的奧祕。耶穌選了猶大，不是因為祂看走眼，也不是因為祂缺乏憐憫。這是一種主權的運作，也是基督論中那種極致的孤獨——祂在挑選同伴時，也同步挑選了那位要出賣祂的人。原來，在最神聖的選召中，竟容讓了那種變質的邪惡並存。

這也提醒我們，不要對「宗教群體」抱持一種幼稚的潔癖。教會裏有聖徒，也必然有「魔鬼」。那種隱藏在選召中的背叛，往往比外在的逼迫更傷人；但耶穌的語氣中沒有驚慌，只有一種早已看穿的安定。祂容讓敵人在祂身邊共餐，因為祂知道，即便是那邪惡的動機，最終也無法攔阻上帝榮耀的旨意。

上帝的主權，連魔鬼也在其中。

思想：

1. 當你發現你極其信任的屬靈長輩，或在你深愛的教會群體中，出現「魔鬼般」的醜聞或背叛時，你是否會因此懷疑上帝的選召？如果連耶穌的十二個門徒中都有一個是魔鬼，這如何重塑你對「理想教會」的期待？
2. 誠實地面對內心：如果你的「內部」正藏著一個隨時準備為了利益而出賣基督的衝動（猶大的種子），你今天打算如何利用「耶穌早已知道」這句話，來與祂誠實對話？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7月10日

預視的悲鳴

作者：陳韋安

經文：約翰福音 6:71

耶穌這話是指著要出賣他的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說的；他本是十二使徒裏的一個。

這是約翰在多年後回首時寫下的註解，他特別點出了那個名字——加略人猶大。這是一份關於「沉淪」的名單。猶大不是外人，他是「十二使徒裏的一個」。他曾分過餅，曾趕過鬼，曾聽過耶穌最私密的教導。

這節經文的悲劇性不在於猶大的惡，而在於那個「本是」與「要出賣」之間的巨大落差。一個被基督親手選進核心圈的人，最後卻成為了那場出賣的導演。這說明了一件事：靠近宗教的權力核心，掌握最精確的神學辭彙，並不保證靈魂的平安。

這是一份帶著顫抖的自省。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猶大。如果我們跟隨耶穌是為了某種政治野心，或為了在體制中獲得權力，我們就是在導演自己的沉淪。猶大的悲劇提醒我們，信仰最怕的是那種「近在咫尺的疏離」。今天，當我們還坐在主的身邊時，讓我們戰兢地檢查，那份跟隨是否已經變質？

求主保守。

思想：

1. 觀察你在教會服事中的「純度」。有沒有哪個時刻，你正利用「門徒」的身分來達成自己私下的利益（金錢、權力或受人敬仰）？當這種私心與主的旨意衝突時，你會選擇「賣掉」祂嗎？
2. 想像約翰在寫下這行字時，那種對「昔日同工」沉淪的哀傷。在你的朋友圈中，是否有些生命曾經走在前方，現在卻已「變質」？請具體為他們（也為自己）做一個不求成功、只求「不變心」的祈禱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7月11日

行在邊緣

作者：陳韋安

經文：約翰福音 7:1

這些事以後，耶穌周遊加利利，不願在猶太往來，因為猶太人想要殺他。

這裏描述了一種極具神學張力的「退避」。在經歷了第六章那場關於生命之糧的激烈辯論後，群眾散去，殺機卻在南方的猶太地悄然成型。耶穌選擇留在北方的加利利，聖經用了一個很平實且帶點生存本能的理由：因為有人「想要殺他」。這種避讓，往往被我們誤解為軟弱或一種戰術上的拖延；但若從上帝的「時候」切入，就會發現這是一種對主權的極度敬虔。耶穌不是在逃避死亡，而是在守護「死亡的定義」。如果祂隨意死在猶太人的暗殺中，那只是另一場政治動亂的犧牲品；祂必須死在逾越節的祭壇上，作為上帝的羔羊。

因此，祂在加利利的遊行，不是一種怯懦的躲藏，而是在那種「被威脅」與「使命感」的夾縫中，保持著一種清醒的「邊緣性」(marginality)。我們習慣了那種勇往直前、橫衝直撞的英雄主義，總覺得只有正面迎敵，才叫「屬靈」。但耶穌在這裏展示了一種「不顯露」的勇氣：在敵意最強烈的時候，祂退回到那平凡、微小，甚至看起來有些卑微的加利利日常中。在那裏，祂繼續行走，繼續服事，不讓世仇的節奏打亂上帝的時間表。這種退避，其實是對權力中心的一種沉默控訴。耶穌不願在那座「殺害先知」的城市中徒然消耗，祂要在邊緣處積蓄真理的爆發力。這提醒我們，跟隨主有時意味著要忍受那種「不被看見的躲避」，在世界的喧囂與威脅面前，守住自己那份被邊緣化的平靜。

這是一種隱密的得勝。

思想：

1. 觀察你最近一次的「急於自證」或「強行出頭」。如果上帝現在要求你避開那個充滿鎂光燈與敵意的「猶太地」，回去那個無人關注的「加利利」默默耕耘，你內心那份失落感揭示了你對「成功」有著怎樣的依戀？
2. 在充滿惡意的環境中，你是否能分辨出「逃避使命的恐懼」與「順服神聖節奏的退避」之間的微小差別？請具體描述那種在邊緣處繼續「遊行」的沉穩感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